

步步倾心

云静风渺 著

上

☆端木摇☆一个女人☆纳兰三初晴☆
联袂推荐

纵文武双全，才惊天下，亦解释不了爱恨间的一线之隔。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红尘蹉跎，几经生死，算尽天下却算不了一份情。
缘深缘浅，缘起缘灭，局中人可曾明了自己的心？

「一品红文」·荐

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

步步倾心

云静风渺 著

上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步步倾君心 / 云静风渺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229-09395-2

I. ①步… II. ①云…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4412 号

步步倾君心

BUBU QING JUNXIN

云静风渺 著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罗玉平 郭莹莹

责任校对：刘小燕

封面设计：艾瑞斯数字工作室 clark1943@qq.com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1000mm 1/16 印张：45.5 字数：861 千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9395-2

定价：5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重生，芳华尽敛.....	1
第二章 心机，凤飞于天.....	17
第三章 厌恶，龙争凤斗.....	33
第四章 立威，不卑不亢！	49
第五章 病弱，达成共识！	66
第六章 撞见，清者自清！	82
第七章 震怒，自请废后！	98
第八章 彪悍，耳光响亮！	115
第九章 耍诈，深藏不露！	130
第十章 累了，相拥取暖！	147
第十一章 微服，不稀罕去！	164
第十二章 跳车，不可理喻！	182
第十三章 设计，分道扬镳！	199
第十四章 重遇，一对冤家！	218
第十五章 逆天，打了皇上！	237
第十六章 奸情，一定要有！	257
第十七章 魔星，绝地反击！	275
第十八章 脱险，可还要她？	289
第十九章 有我，不必硬撑！	305
第二十章 要人，兄弟相争！	321



第一章 重生，芳华尽敛

“不要——”

“不要——”

蓦地，从噩梦中惊醒，沈凝暄用力抓住身下的锦被，大口大口地喘息着，许久之后，呼吸总算顺畅，她的额际早已冷汗涔涔，身上的中衣，也已然被汗水湿透！

松开抓着锦被的手，轻轻抚上胸口，感受着自己仍然十分急促的心跳，她眸色微敛，起身行至窗前，伸手将窗子打开。

时令三月，春寒料峭。

微凉的晨风，迎面而来，使得本就一身寒意的她，忍不住缩了下身子。

清晰的冷意侵入毛孔，让她更真切地感受到，她还是活生生的人！

重生！

这两个字，虽然荒诞，但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她的身上。

那日，纤指断，容颜毁，烈火焚尽一切！

在濒死之际，她方从沈凝雪口中知晓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她与沈凝雪并非一母同胞，相反，她的生母还是被沈凝雪的生母虞氏迫害而死，而她则认贼做母十数年……

在得知一切真相之时，她心中有悔，有恨，更有深深的不甘！

于一片火光之中，她以为自己可悲的一生终于走向终点……但，再醒之时，她却发现，老天爷许是看她实在可怜，居然让她回到了七岁之时，让她有了将一切从头来过的机会！

这一次，她会好好活着。



岁月，恍若指尖细沙，无声无息，匆匆流过。

经年之后，她将行及笄礼，又到了那个如噩梦般的年纪！

吱呀一声，房门打开。

自小跟随沈凝暄的侍女青儿端着洗脸水进屋，抬头一望，见沈凝暄正站在窗前，她面色微变，忙放下水盆，快步上前把窗子关了：“大清早的，二小姐怎能在窗前吹风？万一着凉可如何是好？”

“无碍的！”

对青儿盈盈一笑，沈凝暄由着她扶着向里：“我没那么娇贵！”

“二小姐是主子，在奴婢眼里就是娇贵！”与沈凝暄披了衣服，青儿利落地倒了热水，伺候她洗漱更衣。

须臾，在梳妆台前落座，看着镜中尚算清秀的容颜，沈凝暄抚黛眉淡笑，思绪纷飞。

两世为人，谁对她真心，她明辨于心。

是以她重生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以身体孱弱，需要静养为由，在经过父亲和虞氏应允之后，与远在边关的姑母修书一封，便被姑姑接去了边关。

在边关，有姑母庇佑，她平安长大。

直到两年前，她婷婷玉立，他的父亲左相大人才差人接她回府。

正是在那时，她以一张假面，掩去那张曾经让她送命的倾世容颜！如此，在过去两年间，她在相府之中，虽不受宠，却也安然度日。

“二小姐？”

轻唤怔愣出神的沈凝暄，青儿将发髻簪住，好奇问道：“您想什么呢？竟然如此出神？”

回过神来，从镜中笑看着青儿，沈凝暄轻道：“也没想什么，就想着青儿若来日嫁了人，我这头该由谁来梳……”

青儿一听，一脸的不乐意。

“奴婢谁都不嫁，这辈子就跟着二小姐！”

沈凝暄轻轻一笑，对青儿的话不置可否，起身前往花厅。

花厅里，早膳早已备好。

待沈凝暄用罢早膳，青儿刚吩咐丫头撤下，门外的卷帘丫头便走了进来。在沈凝暄面前轻福了福身，丫头低眉禀道：“二小姐，大小姐来了。”

丫头语落，沈凝雪宛若黄鹂般的嗓音，已然传进花厅：“暄儿，姐姐来看你了！”

“姐姐！”



淡淡敛眸，沈凝暄笑着起身迎了上去：“你今儿怎么来得这么早？可是想我了？”

或许重生之后，她恨得发狂，但是经过过去几年的沉淀，她已然可以将心底的仇恨掩饰得很好。她安慰自己的话，永远只有一句，那便是——一切，来日方长！

“自然是想你了！”

温婉一笑间，沈凝雪绝美的容颜上，梨涡浅显，她态度亲昵地拉着沈凝暄的手，轻说：“你回来这两年，哪一回不是我来清辉园看你，何时见你到我那园子里去过！”

沈凝暄勾了勾唇角，撇了撇嘴，自嘲笑着：“姐姐人生得美，又得爹爹娘亲宠爱，自然园子也美得紧，我过去了，只怕坏了你园子的景致！”

“说什么呢！”

嗔怪着笑看沈凝暄，沈凝雪随她一起落座，“好妹妹，姐姐今儿来，是有事情要求你！”

沈凝雪的一声好妹妹，让沈凝暄心中不由想起前世惨死之时沈凝雪也是这样唤她。

低敛了眸，将神情掩饰得极好，她弯唇轻笑：“你我是亲姐妹，姐姐的事情，便是我的事情，哪里来求不求的！”

闻言，沈凝雪嫣然一笑，轻唤贴身丫头：“碧儿！”

“奴婢在！”

碧儿应声，小心翼翼地端着一幅画作而入。

见状，沈凝暄心中了然。

自从初回府时，她“不经意”间替沈凝雪题了一幅字后，近两年里，她时不时会拿着画作过来，让她代为题字，而她自然欣然应下。

示意碧儿将画作放下，沈凝雪笑吟吟地看向沈凝暄：“今儿午后，我要出门，这画妹妹务必替我题了字！”

“好！”

视线自画作上一扫而过，沈凝暄了然弯唇而笑。

送走了沈凝雪，沈凝暄便带着青儿到了书房。

今日，沈凝雪差人送来的，是一幅八骏图！

图画之上，骏马扬蹄，气势磅礴。

与沈凝暄研墨的时候，青儿斜睨了眼字画，不由笑问：“这马画得真好，落印又是子真，与前些日里那幅水墨田园出自一人之手，二小姐……您说这子真先生，到底是何方人士，竟能让大小姐如此痴迷？”



凝望着画中骏马，沈凝暄眼底笑意浅浅。

沈凝雪心比天高！

这子真先生，还能是谁？

轻轻抬手，接过青儿手里的毫笔，她淡笑不语，垂眸落笔。

时候不长，将画作收好，沈凝暄命青儿亲自送去彩云阁。

窗外，不知何时，竟落起雨来。

她盈盈起身，倚立窗前，怔怔出神！

算算日子，再有一个月，便是盛夏了。

前世里，她便死于这年夏天。

今生，一切重新来过，她绝不允许，悲剧再次重演。

深深地陷入自己的思绪中无法自拔，沈凝暄一直不曾察觉，书房门外那道炙热的视线。也不知过了多久，一直不见她回神，那人终是忍不住向前一步，进入书房：

“小暄儿，想什么呢？竟如此出神？”

沈凝暄心神一怔，却是无奈一笑！

是了！

今生一切重新来过，她原本的生活轨迹变了，却也多了前世里并没有的人！

她身后的男人，锦衣玉带，丰神俊朗，面如冠玉，此刻他那一双眼睛如寒星一般，正饶有兴味地盯着她。

“先生，你来晚了！”淡泊的视线，依旧停在窗外，沈凝暄不曾回头，只唇角勾起的弧度微微上扬，“姐姐才刚走没多久！”

他，名唤萧逸，在沈凝暄的前世当中，并未出现，可这一世，却于两年前进入她的生活，是她回府之后，她的相爷老爹请来专教她琴棋书画的先生！

直到后来相处久了，她才知道，这萧逸入相府与她为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在乎的，是那燕京第一美人，她的姐姐——沈凝雪！

“是吗？”

薄唇虽只浅勾，却魅惑人心，萧逸俊美的脸上不无惋惜之色：“我来了，美人走了，无缘一见啊！”

微转过身，见萧逸如此，沈凝暄淡淡一笑：“我今儿心性正好，先生陪我对弈一局如何？”

“对弈？”

萧逸唇角微勾，不满摇头：“我是先生唉，怎好每日被你牵着鼻子走？”

沈凝暄轻笑，朝外走去：“我让翠儿将棋盘设在凉亭里，你可来，也可不来！”

目送她头也不回地离去，萧逸璀璨的双眸中，闪过一丝宠溺之色！

初晨，春雨绵绵，春意微凉。

清辉园的后花园里，细细的雨丝，洋洋洒洒地飘落荷塘，漾起丝丝涟漪，将满塘荷花衬得娇艳欲滴。

荷塘边上，落有一座结构考究的八角凉亭。

凉亭内，沈凝暄与萧逸对桌而坐。

萧逸轻轻落下一子，笑得如沐春风：“小暄儿，该你了！”

“先生又没个正经儿！”

神情淡定，只恬然一笑之间，沈凝暄轻抬皓腕落下一子！

“为师正经得很哪！”连忙正色，摆出一副为人师表的样子，萧逸看了眼棋局，修长的眉毛不禁轻皱了皱！薄唇轻抿成一条直线，他眯了眯狭长的眸子，笑叹着摇头说道：“你这一子落得……还真是漏洞百出！”

“先生没听说过置之死地而后生么？”

莞尔一笑间，沈凝暄又落下一子。

这次，萧逸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些。

静静凝视着自己的对手，知他需些时间考虑棋路，沈凝暄悠然侧目，看着不远处正从细雨中撑着伞徐徐而来的中年女子，她眉峰不禁轻挑。

府里的人，都管这中年女子叫张妈。

这张妈，是虞氏身边的红人，过去两年，张妈对她这个总是活在自己姐姐光辉之下的二小姐虽也礼遇有加，却甚少会到清辉园来。

须臾，张妈进入八角凉亭，将雨伞折起搁在一旁，她边掸着衣衫上的雨珠，边对沈凝暄福身说道：“相爷和夫人命奴婢请二小姐到前厅，道是有话要吩咐。”

闻言，沈凝暄眉心轻拧，黛眉蹙起。

“可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么？”

沈凝暄紧蹙的眉头一直不曾舒展，淡声问道。

“是！”

张妈点了点头，有些顾虑地看了萧逸一眼，见萧逸一直在观棋，她继而出言说道：“宫里来人了，奴婢方才也只模糊听了一句来，说是太后在二小姐及笄礼时，会差大长公主过府，只怕是要在相府为皇上选出一位皇后来！”

张妈的小道消息一出口，莫说沈凝暄神情一滞，就连正在与她对弈的萧逸，也是神情明显一变！

仔细算来，当今皇上已然登基两载。





大燕的后宫之中，从来不缺女人，但后位却一直虚悬至今！

“要从相府选么？”短暂的怔愣之后，沈凝暄眸中波光流转，斜睨对桌男子一眼，她别有深意地淡淡笑道：“有姐姐在前，何苦让我过去，牡丹花开正艳时，我这片叶子岂不多余？”

世人皆知相府的大小姐沈凝雪姿容天生，有倾城之色，仰慕者更是多如过江之鲫，就连此刻坐在对面的萧逸，也是因仰慕她的美貌，方才在相府为二小姐选师之时，想方设法赖在相府内。

而她这位二小姐……

多了脸上那张皮的她，虽长得不丑，也算得上清秀佳人，但若是与沈凝雪相比，便有天壤之别了！

“既是相爷和夫人让二小姐过去，想必便是有不可推脱的理由……也许二小姐去了，能荣幸当选也不一定呢！”沉寂许久，到底又落了一子，萧逸的脸上仍旧挂着魅惑人心的笑容。

他的情绪，并未因沈凝暄的话，出现丝毫波动。

也许所有人都会以为，他留在相府是为了一亲沈凝雪芳泽，但唯有他自己心里明白，沈凝雪花落谁家，与他没有丝毫关系。

“即便果真有人会中选，那人也该是姐姐，我自己有几斤几两重，自己最是明白，倘若我能当选，那母猪都能上树了！”听出萧逸话里的挖苦之意，沈凝暄嗔怪着对他翻了翻白眼，却不见一分粗俗，啪的一声将棋子落盘，她慧黠一笑，从容起身：

“姐姐若是当选，先生的情路便到了头儿，不过在那之前，眼下这局棋，你可是败了的！”

“青出于蓝啊！”

眉形皱成八字，萧逸好看的嘴角轻抽了抽，一脸郁闷地看着转身离去的沈凝暄……

“先生何时教过我下棋？”

淡淡一瞥，对萧逸挑眉一笑，沈凝暄轻轻抬步，自他身侧擦身走过，随张妈前往前厅。

望着她渐行渐远的身影，萧逸一直未动，只是他握着折扇的手，因用力过度，而微微泛白！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他初入相府，是为沈凝雪不假。

不过两年过去，他对沈凝雪的这份心思，早已烟消云散。

是以，沈凝雪为后，他一点都不会失望！



他只求，他现在的这份心思……

过不了多久，她便该行及笄礼了。

到那时候，他先生的身份，也应该变上一变了！

比如说，相府的二姑爷！

听起来真不错！

相府前厅里，文雅朴华，透着书香之气，主位上，左相沈洪涛正跟虞氏小声说笑着。

张妈一路引着沈凝暄进到前厅，在两人身前躬身禀道：“启禀老爷，夫人，二小姐到了！”

两人闻声，双双抬眸，看向门口处的沈凝暄。

沈凝暄在沈洪涛和虞氏跟前，永远都低眉顺目，一副小家子气。

这不，感觉到两人的视线，她便紧攥住帕子，眼观鼻鼻观心地上前福身：“女儿见过父亲母亲！”

“起来吧！”

本来，她长得便不出众，加上如此性子，难免让沈洪涛摇头叹气，她母亲的温婉她是随了去，只是这样子和气度……亲爹如此淡漠，倒是虞氏每每见着她，温良亲厚，就像亲娘一般，高兴得紧：“暄儿啊，你可想煞娘亲了，十天半月也不出院子一回，赶紧到娘亲这儿来！”

“嗯！”

轻抿着唇，沈凝暄微弯了嘴角，上前由着虞氏拉过自己的手。

前世里，她只当虞氏是亲母，她如此对她，她倒也不觉得怎样，但是今生，虞氏是她的弑母凶手，被这女人紧握着手，她心里恨着，面上却仍然笑着：“张妈方才说，您和父亲有话要与女儿说！”

“是啊！”

抬眼笑看沈洪涛一眼，见他正眸色深邃地看着自己，虞氏对沈凝暄和蔼笑着：

“太后要选你姐姐做皇后，为娘与你父亲商量着，你也眼看就要及笄了，到时也请太后一并与你赐婚！”

闻言，沈凝暄双目微睁，一脸惊讶模样。

乖乖！

张妈说，太后要在相府选出一位皇后来，可到了虞氏这里，却又成了要为她求太后赐婚！

她是吃准了自己的女儿一定雀屏中选啊！



心下冷笑，脸上却瞬间闪过羞赧之色，沈凝暄声若蚊蝇道：“女儿的事，全凭父亲和母亲做主！”

“好孩子！”

保养得宜的容颜上，笑容洋溢，虞氏轻揽了下沈凝暄，含笑看向边上的沈洪涛。

没人知道，当年她就是凭着对沈凝暄的好，和沈凝雪的聪明伶俐才被相爷抬了夫人。

如此，她的女儿，才有了与沈凝暄一样的身份。

可是你瞧瞧，这沈凝暄一没容貌，二没才华，拿什么跟她女儿争！

眼看着沈洪涛一脸笑意，虞氏又叮嘱了沈凝暄几句，便吩咐她退下了。

“女儿告退！”

轻抬眸子，怯生生地看了眼沈洪涛，见沈洪涛的视线，仍旧停落在虞氏身上，沈凝暄心下自嘲一笑，躬身退出前厅。

从始至终，她的父亲只跟她说了三个字。

如此父女，还真是可笑！

身后，沈洪涛和虞氏开怀笑声传来，出了前厅，沈凝暄眸色微深，转身向后望去。

虞氏，你笑得真是开怀。

就不知，明日过后，是否还能笑得出来！

心下冷笑，她微敛了心思，跟着张妈才出了前院，沈凝暄便远远看着沈凝雪款款而来！油纸伞下，沈凝雪白衣飘飘，美艳得不可方物。

远远地，睇见沈凝暄，她轻勾了红唇，娉婷上前：“妹妹见过娘亲了？”

“嗯！”

沈凝暄微微颌首，缓步迎上，斜睨了眼碧儿小心翼翼端着的墨宝，她眸中精光微闪，笑容温婉：“姐姐这是要出门？”

沈凝雪轻盈一笑，眸波妩媚道：“妹妹赶紧回去准备准备，赶明几个让爹娘与你挑个好夫婿！”

“姐姐！”

微翘了唇角，沈凝暄轻轻跺脚，好似害羞一般，带着青儿返回清辉园。

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

回到住处后，沈凝暄遣退青儿，独自一人于寝室内发起呆来！

前世，她在及笄之时，初见皇上，此前太后根本不曾在相府中选后，但是今生看来，事情真的有了改变。



不过这样也好。

来人是长公主，不是皇上，她筹谋已久的计划才更容易实施。

思及此，她唇角微扬，眸色却清冷无温。

这后位，她一点都不稀罕。

可沈凝雪想要。

那她，便要去抢！

明日，是后位，来日，会是所有！

翌日一早，雨后初霁。

柔和的阳光射入窗棂，落地满室华辉。

青儿为沈凝暄挑了件暖色绣裙，轻笑着上前：“二小姐赶紧更衣吧，省得耽误了时辰。”

低眉凝了眼青儿手里的衣裳，沈凝暄笑道：“今日姐姐是红花，我只是绿叶，犯不着刻意打扮，跟平日相仿就行！”

青儿随意笑道：“就算大小姐是红花，二小姐说不定也能被选进宫呢？”

“说不定……我怎么没想到呢？”

淡淡笑着，沈凝暄眉梢轻扬，只见她看着青儿看了许久，却不见再有什么动作。

被她盯得有些发毛，青儿干笑了下，撇唇问道：“小姐做什么这么看着奴婢？”

沈凝暄心思微转，亦是轻轻一笑。如葱玉手轻轻抚过青儿手里的裙衫，她轻喃着：“也没什么，只是想跟你换换衣裳……”

“这怎么行？！”

青儿双目大睁，慌忙抬手护住自己的襟口，声音发颤。

“怎么不行？”

沈凝暄娥眉蹙起，有些不以为然地转身向后走去：“我说行，就行。”

“二小姐！”青儿苦了小脸道，“今日之事，事关您的亲事，您万万不能如此胡闹！”

“就是事关我的亲事，我才要跟你换啊！”紧蹙着眉头，沈凝暄轻道，“你生得比我水灵，大长公主见了你也好去回了太后，与我指个好人家！”

“话是这么说，可是……”

想到要欺瞒大长公主，青儿顿觉寒意来袭，再一想到相爷和夫人看到自己穿着二小姐的衣裳，她又不禁猛地激灵了下。



这衣裳，打死都不能换！

“好青儿……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今天姐姐才是主角，你不会有事的！你一心为我，难道就不想让我嫁得好？”早就猜透了青儿的心思，沈凝暄连哄带吓道，“前边院子里的二愣子不是缺个媳妇儿吗？你要是不换，我就……”

“……”

在沈凝暄的威逼利诱下，青儿嘴角撇成八字，心里千万个不愿意，却还是屈服了。

时候不长，那件鹅黄色的裙衫如她所愿穿在了青儿身上，而她的身上，则是一袭翠绿色的丫头服饰。

立身菱花铜镜前，心满意足整了整身上的衣裳，沈凝暄转身看向青儿。

此刻的青儿，一身小姐衣裳，秀美可人，却微扁着嘴，一脸的苦瓜相，眼看着就快哭了。

见青儿如此，沈凝暄心下微疼。

抬步上前，拉着青儿于铜镜前驻足，她拾起玉篦，亲自动手为青儿梳妆，碧色的篦子，一下下地梳过青儿的发梢，沈凝暄意味深长地轻叹道：“你我与其说是主仆，倒更像是姐妹，你如此为我，日后我定不负你。”

铜镜里的人儿，因沈凝暄的话，身形微微一僵！

伸手拉住她的手，青儿蹙眉说道：“有二小姐这句话，奴婢死也愿意。”

“谢谢你青儿，事后我一定会保你周全的！”欣慰一笑，沈凝暄紧握着青儿的手，郑重保证道！

不多时，屋外伺候的丫头送来一封书信。

看过书信后，沈凝雪轻笑了下，便听门外又传来催促声：“启禀二小姐，前面来人，说是宫里的人快到了，请二小姐赶紧过去，莫要怠慢了！”

“晓得了！”

沈凝暄轻应一声，轻扶了扶青儿的肩膀：“二小姐，我们该上战场了。”

沈凝暄和青儿一行抵达前厅之时，沈洪涛已偕同虞氏一起前往前门，恭迎大长公主过府。

不过……此刻在前厅里，还有着另外一道让人无法忽视的风光，那便是她的姐姐，素有燕京第一美人之称的沈凝雪。

今日的沈凝雪身着一袭淡紫色双绣裙装，披着同色的云肩，如此淡雅的装扮，将她本就精致的五官衬托得极美，美到驻足厅外的沈凝暄只微探着身子远远瞧见她，便不禁唇角翘起。



似是感觉到沈凝暄的视线，沈凝雪眉心轻蹙着转过身来，见是沈凝暄在门外，她不禁施施然一笑，轻声软语道：“宫里的人都到了，却还不见你人影，爹娘都等急了，此刻你都来了还不赶紧进来！”

“姐姐！”

沈凝暄弯唇一笑，垂首提裙进入厅内。

看到她的一身装扮，沈凝雪神情微怔，在她瞥见妹妹身后的青儿时，本就蹙起的眉头，瞬间掀起！

“奴婢……奴婢见过大小姐！”

青儿垂落的双手紧攥着身侧的裙摆，硬着头皮对沈凝雪福了福身。

“胡闹！”

娇斥一声，沈凝雪寒着俏脸看向沈凝暄。

可……尚不等她多说什么，便闻厅外传声道：“大长公主到！”

闻声，沈凝雪面色一变！

大长公主独孤珍儿，是先皇最小的妹妹，比当今皇上略长几岁。这位公主，聪明绝顶，自小便深受先皇和太后宠爱，其身份之尊崇，即便是皇上见了，也要礼让三分。

听闻门外一声唱传，沈凝雪娇颜微变，脸色难看地睇了青儿一眼，暗暗咬碎满嘴银牙！

不管妹妹是不是胡闹，如今她能做的，便只有微福下身，静待独孤珍儿进入厅内。

须臾，独孤珍儿由沈洪涛夫妇陪同而入。

随着众人入内，微福着身的沈凝雪暗自扯了犹自怔忡的青儿一把，轻言出声：

“沈家长女沈凝雪参见大长公主殿下！”

青儿会意，忙也跟着施礼：“小女凝暄给大长公主殿下请安！”

随着青儿的话出口，沈洪涛和虞氏皆是动作一滞，待他们瞧清穿着小姐衣裳的青儿时，脸色瞬息万变！

感觉到沈氏夫妇的异样，独孤珍儿目光微侧，睨了两人一眼，又不着痕迹地扫了青儿一眼，她思绪微转，眉眼含笑地边说话边缓缓踱步到沈凝雪身前，“今日本宫奉了太后懿旨前来相府，需在两位小姐中选出一位皇后，此刻既是两位小姐都在，合着该仔细端详端详才是！”

有太后的懿旨在前，沈洪涛夫妇也不多说什么，只赔笑站在边上，不过他们的视线，却同时冷冷地转向青儿身后的沈凝暄。

抬眸之间，见两人眉头紧皱着紧盯自己，沈凝暄忙又低眉敛目！



在她身前，沈凝雪目光低敛，仪礼得宜地任独孤珍儿端详着自己。

“人都道相府大小姐生得沉鱼落雁，如今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凝睇沈凝雪许久，独孤珍儿赞叹一声后轻笑着拉起她的手，引她起身。

“大长公主谬赞！”

对独孤珍儿嫣然一笑，沈凝雪施施然站起身来。

“本宫说的可是大大的实话！”深凝沈凝雪一眼，独孤珍儿轻笑了笑，将视线缓缓后移，终是落在青儿身上。“二小姐虽美名不及姐姐，倒也是个可人儿。”

“谢大长公主夸奖！”

此刻的青儿，双手紧握，心下暗暗发紧，生怕出了纰漏！

但越是怕，就越容易出问题。

许是过度紧张，在独孤珍儿问话之时，一直维持着行礼姿势的她脚下一抖，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趔趄了下。

“二小姐小心！”

似是早已料到会是如此，沈凝暄目光一闪，忙眼疾手快地伸手扶了青儿一把。

只沈凝暄一扶之间，一抹碧色自她皓腕闪过，独孤珍儿见状，眉心微拧！

“奴婢听闻大长公主素有贤名，从来都是平易近人的，二小姐不必太过紧张。”从始至终一直都不曾抬头，沈凝暄助青儿稳住身形，只如此低声一语，便后退两步回到原位，继续眼观鼻鼻观心地垂首而立。

“好一个聪慧的丫头，还怕本宫难为了你家小姐不成？”

“奴婢不敢！”

沈凝暄的声音极低。

深看她一眼，独孤珍儿轻勾红唇，翩然落座：“大小姐芳名在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就不知二小姐，可有长处？”

青儿微微抬眸，与独孤珍儿四目相对，暗自定了定心神，她微微侧身，看向身后的沈凝暄。

沈凝暄上前，端着一幅字来，毕恭毕敬地呈于独孤珍儿身前。

随着她双臂微抬的姿势，那精绣的芙蓉水袖，微微下滑，一抹碧色正入独孤珍儿双眼。

“殿下……”有些局促地瞟了沈洪涛夫妇一眼，见两人目光狠戾，似是要扒了自己的皮，青儿哆嗦了下身子，面向独孤珍儿有些牵强地笑了笑，嗫嚅出声：“暄儿才疏学浅，只题字一幅，请殿下过目！”

“本宫来瞧瞧！”

淡淡笑着，独孤珍儿伸手执卷，卷轴徐徐展开，待看到卷轴上清秀的字迹，她



的脸色隐隐一变！

“好字！”

由心一赞，独孤珍儿笑盈盈地看向青儿：“二小姐的这字，还真是漂亮！”

青儿勾唇浅笑：“殿下太抬举暄儿了！”

“俗语有云，月盈则亏，这句话就好比姐姐和暄儿……”目光抬起，看了眼身边的沈凝雪，青儿将手里的巾帕，攥得极紧，“姐姐貌美倾城，宛若白雪无瑕，我与她虽为嫡亲姐妹，但却姿容平庸，不及其万分之一，萤火之光，怎可与皓月争辉……”

青儿语落，站在她身后的沈凝暄不禁莞尔一笑！

这话，是她来时教给青儿的，她虽紧张，倒学得一字不差。

“小女愚钝，让大长公主见笑了！”边上，虞氏见大长公主一直问着青儿，不禁眼角直跳，忙含笑上前，“这孩子胆小得很，妾身只想着，可与她配以良婿，此事……便有劳大长公主殿下了！”

“这样啊！”

大长公主含笑睇了青儿一眼后，将视线自沈凝暄头顶掠过，而后又落在沈凝雪身上，气若幽兰轻轻一叹：“看来相爷夫人，早已认定这后位非大小姐不可了！”

“这……”

面色一愕，虞氏有些尴尬地咂了咂嘴：“妾身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暄儿胆小懦弱，实在不适合宫中生活！”

闻言，沈凝暄心中冷然一笑。

“胆小懦弱？”轻挑了眉，独孤珍儿紧盯着虞氏，由始至终都在笑着，“本宫还第一次听闻当娘的，如此评价自己的女儿！若非二小姐这嫡女的身份摆在这里，本宫还以为这二小姐并非夫人所出呢！”

“长……大长公主殿下！”

被独孤珍儿如此奚落，虞氏的脸色，青白交加变得越发难看了。

倒是沈凝暄，低垂着头，脸上笑意更深几许。

她心想，这大长公主还真是言语犀利，一点都不给虞氏面子。

不过说来也是，谁让她想当婊子，又想给自己立贞节牌坊来着！

“大长公主殿下！”

见母亲吃瘪，沈凝雪嫣然一笑，再次微福了福身，从广袖里取出一块翠玉，她轻启红唇，刚要出声，便见大长公主轻抬了手，转身看向她：“大小姐不必多言，本宫心知肚明！”

“殿下……”